

春秋胡氏傳纂疏

十一









春秋卷之十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年九歲即位即位二年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曰閔公哀姜之

故齊人立之

庚申

惠王十一年

齊桓二十五年

魯文十二年

曹昭公十六年

齊宣八年

魯宣十二年

齊宣十二年

魯宣十二年

齊宣十二年

秦成三

魯桓二十

春王正月

即位

即位

即位

即位

即位

即位

即位

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

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

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去聲宗伯朝覲會

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去聲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

于王者也如昭七年衛襄公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

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

則詔贊主人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

其受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去聲者也如

元年王使叔服來會葬昭七年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

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

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子般者

莊之大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弒魯之

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

也驟拔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

而為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即位齊桓公以

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付

義請于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





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平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齊人救邢**狼不可厭也諸夏親睦不可棄也宴安酖毒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哉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據穀梁善救濟善救鄭善救許善救徐善救齊善救

陳之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莊是也救在夷

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僖十吳救陳哀是也救在遠國

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文是也救而

不速救者則書所救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

於用榆襄二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

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襄十是也周禮

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

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夷狄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往救而四鄰不救皆辜也救而譏其次則著其怠於

解紛也救而譏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須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兵者春秋之所闕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邪

甚重衛靈公問陣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

之情見音現矣其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莊公從

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社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撥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論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矣救邢

之初齊獨出兵將甲師少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

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公葬而後卒蓋所以緩穀梁傳莊

也於卒事乎加之矣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

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

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月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

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

公次于郎以待之穀梁傳盟季子來歸

納季子也 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莊公既薨子般被弑國人方

其曰來歸喜之也 危而慶父未討公子友賢而在外國人思得以安社稷

故公為落姑之盟以請復之來歸書曰季子而不名異

其文以嘉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

日季子公之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 其曰來

所思故賢而字之 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國內

歸喜之也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欲遂去同他國

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自陳齊命也

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據左傳 何以不書莊公

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友避難

乃且 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

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

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

人之情見音現矣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

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

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

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

也國人欲以季子為賢而國人為之

父弑閔公於是以為適邾則國人何賢子季子微季

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

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

全季子也 陳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



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懼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而去之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也此時慶父乘外推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也

歸閱公九歲兩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備之石磻深謀

祕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閱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閱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取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去之矣

**張氏曰**邦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閱公之請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未歸之情也

惡而揚善舜也樂五教道人之善惡去聲稱人之惡孔子也為于偽反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

本公明此可以蓄納汗音之德宣十五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音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歸訟周厚

本枝而庸且仲默蔡鮮音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賣所反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昭七年單獻公弃親用羈而

國不治去聲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子謂夫子書季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歸乃事之自是

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有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

**冬齊仲孫來**仲孫歸曰不夫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何而云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仲孫歸曰不夫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仲孫歸曰不夫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仲孫歸曰不夫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仲孫歸曰不夫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仲孫歸曰不夫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仲孫齊大夫也華孫同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

孫之難而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之後尊其不稱使

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現桓公使臣不以

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

省難乃曰反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

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居子孟反使計謀

之士窺覘癡廉反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

禮矣仲孫歸曰不去起反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

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

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

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

不臧之所致耳國氏曰桓公不務修霸王之義討有

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

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

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故陳恒弑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豈嘗沮其君以齊人尚強

待其自斃哉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通旨不稱齊侯

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

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

字春秋筆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

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趙氏曰病桓公

而嘉仲孫也國氏曰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胡魯也莊

公薨子般弑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

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備

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



難以爲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張氏曰仲孫歸言魯乘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規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雖敗仲孫而不名以爲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宋嘉呂氏曰仲孫雖不書名直言來而罪自見矣公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諤亦甚矣公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諤亦甚矣

**七年** 惠王十一年 **二年** 魯桓二十六年 **春** 文十三年 **王正月** 昭二十七年 **齊人遷陽** 宣三十二年 **遷陽** 惠十

於此則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蓋桓公之強力施而於之別擇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爲也

以爲不長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迂宿之類蓋遷小國而於之別擇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爲也

以爲不長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迂宿之類蓋遷小國而於之別擇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爲也

以爲不長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迂宿之類蓋遷小國而於之別擇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爲也

以爲不長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迂宿之類蓋遷小國而於之別擇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爲也

以爲不長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迂宿之類蓋遷小國而於之別擇善地以爲之國都霸者之所爲也

**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徒帝反 **禘**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昌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

何不以書識何識爾識始不三年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

謂禘以其祖配及其高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於其君于其祖配及其高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其大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禘者帝王立始祖之

廟猶謂未盡其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出

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祀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

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

敢褻狎也 **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 則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



哉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及禘祭山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嘗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諸侯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文二禘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祝迎四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大禘之禮曾子謂之禘後因以為常問乃時禘之禮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所賣也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諸侯有禘無禘然尊而天子卑而大夫亦聞有言禘之名皆為合食於其祖而言爾非別有禘祭之禮魯諸侯爾何以

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

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也以上並程子語

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見禮運

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於大廟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炎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然則可乎孔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諸侯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國



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何氏曰：莊公薨至是

商二十二月。三月。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何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入庫門。士大夫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于莊公者方祀

于寢非宮廟也。禮記曰：凡君薨卒哭而祔附而作主。特於主。凡君薨卒哭而祔附而作主。特於主。凡君薨卒哭而祔附而作主。特於主。

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禮記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于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日禘于莊公。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蓋以吉禮特祀于寢耳。

所謹也。禮記曰：禘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禮記曰：以

其不勝譏。識其甚者耳。禮記曰：禘禮當行於太廟。今

則為屈辱。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群廟之主。烏在其為審禘。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曾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禮記曰：曹禘非禮。與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

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廟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志哀。僭上。反易人心。何乘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姜。喪又樂。哀謀。慕而為之。又非他日。借禮之所。得比矣。禮記曰：吳氏曰：莊公

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率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聖筆也。禮記曰：祭

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素。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者。記失禮之始也。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用之。始也。於莊公。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禮記曰：四時

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禮記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



約秋嘗冬烝公羊亦同毛詩云約祠烝嘗于公先王  
協韻故云尔其祠祠約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  
統春禘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  
以禘為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  
鄭注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未流弟子  
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  
之見春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  
度書禘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  
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未  
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  
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  
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  
公所以為諸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  
意所以云尔愚按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  
公禘以七月乃夏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為時祭且嘗祭非  
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為當也如桓公五月烝  
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  
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謂春烝夏嘗  
廟之主而朱子論禘禮從趙氏以謂不兼羣廟之主故  
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  
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

之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於其謂禘為  
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  
諸侯所得祭也若纂列幾左氏妄引禘名以經蓋之  
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  
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錄晉人之言  
曰嘗有禘樂苟諸國皆有禘則曷為唯嘗一國有禘  
樂耶○趙氏曰公羊公未可以稱宮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

###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齎魚鱗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齎

賊公子武闈韋音魯史舊文必以實書據晉董狐書葬

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春秋曰魯之

不葬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觀於刪詩

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魯頌小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謂魯無變  
風非夫子所削故左傳所記當時列國賦詩及吳季  
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今考圃生之把臧之孤或  
喪皆諷刺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刪耳或

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  
直者異於是父為去声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天理人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  
條以綴骨肉之恩前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

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  
明堂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

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  
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

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如路寢

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  
則必失其實如漢平帝紀稱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

當施之於君父也如魏高貴鄉公紀稱成而春秋之

法不傳矣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

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  
法聖人之經兩有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

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事實齊家  
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

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矣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  
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蹟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  
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况羽父再不氏於隱薨  
然于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  
考慶父盜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  
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寢墓下楚宮之類

春秋

十一



公子牙今將尔季友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渴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非也季子力不能誅故道逃他國尔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穀梁云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亦非也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為義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音遜 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定姜與

知之故孫于邾 諱奔也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

起已 反 姓氏降文姜也

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 陳氏曰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 而後貶絕也 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

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

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

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

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牽卜齒之刃交發于黨

不忘也

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

與公偕至悍然驕狠之態已見於薦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狡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弒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知不去姜氏者文姜孫于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絕之

之意已 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 不亦惜

七感反 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



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

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一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成季以信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干莒莒人歸之

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

嚴侯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父

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

慶父弒子般季子不誅之者設以聖人處之

期音基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

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眾季子忠誠顯

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去聲內協國人之情

正邪消長反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

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去聲

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孫氏

或言用魯之眾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

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去聲其緩

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見揚將

相並去聲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

宜易於反手然大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

未敢訟言誅之也呂后紀后崩諸呂欲為亂朱虛

兄齊王襄令發兵已為內應諸呂使灌嬰擊齊嬰與

齊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

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



祖呂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况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

於慶父巨姦七百之侯國革車千乘明堂成王封

方七百里而三十年執其兵柄自莊二其植根深矣

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昭七最爾國而三出執而

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

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

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通旨問慶父

不貶其公子與鞏同曰鞏不稱公子者為戒貴戚之

卿主兵擅權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

實弒公也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

不遂此魯國季友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

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禧則當正慶父之

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

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輕重之別豈

非邦憲之失欤

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

無所容其身使無圍人舉卜齒之勇則子般閔公之

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眾無

石碯雍廩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

慶父之奔蓋自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

伯國之誅而不得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

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

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

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

共仲弒逆罪非赦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欤

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

別為

義

**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

弒曠年無君殺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

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



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魯人至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羅子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姓

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信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何

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

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去南陽之甲至魯而

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

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

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乃旦定僖公魯人賴焉以

爲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思相見者引

此爲喻美談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去之宜

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

也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於非伐之也

非正之也非聘甲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

君於魯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

權在高子高子之爲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

子至而後結盟也不言使其誼有君之所不

及也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

功一也春秋內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

子稱也魯以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

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子奪之異

所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子奪之異

弭其亂也高子言來則見其徒來觀魯國之虛實不能

遂能定其難也况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

弒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

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

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有庸



於魯耳又按來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定然高子定  
難而存魯國屈完服義而從中國皆美之也華孫私  
交而無君命則賤之也事同而褒貶不同者宋魯無  
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必考上  
下文而觀之。國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  
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  
立高子林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  
于莒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  
萬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  
城衛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立戴公以成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二百與門材婦夫人魚軒重錦三百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  
河南劉弈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固始記繁而志寡  
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東平思王通姦梁盡削

之可也弈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音純鴉

奔奔桑中諸篇鄘風牆有茨刺公子頑烝於宣姜桑

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

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丁佞之方

中之前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由

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

家而亡其國者也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不

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王安石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

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

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

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

春秋卷十

十五



康叔之後無唯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  
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必以衛為春秋初之  
國才五十年淪於亡城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  
禍不篡則城可不戒哉愚按衛書入而不言城或以  
桓公不能攘我狄故為之諱或始雖不能却戎狄於  
故不書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  
衛未滅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  
繼絕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  
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絕  
地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絕其祀也  
國之善詞又春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父而弗  
納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賦清人  
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隙則是  
師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下同使克將兵禦

狄於境以禦狄使克而實無却狄之志也陳其師旅

翱翔河上父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故作是詩子見小序宋子曰然則進之當作之進公觀此則

鄭棄其師可知矣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匪其  
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  
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  
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非獨陷  
其身又棄其民乎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眾罔  
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而率一國之眾  
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之於君守之而率一國之眾  
付之度外存亡死生幸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  
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  
矣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之視

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



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聞之事乃使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眾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

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

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

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

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

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

三執政股肱心膂君本牙書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

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音煙用彼相去声矣晉出帝時景延

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

書所教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帝即位延廣用事

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

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

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以

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

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

不足責也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

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其罪亦大矣不

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

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

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也陳氏曰高克奔陳

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為義則太叔不書







